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 交換心得
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其實是應屆畢業生）
呂宛儒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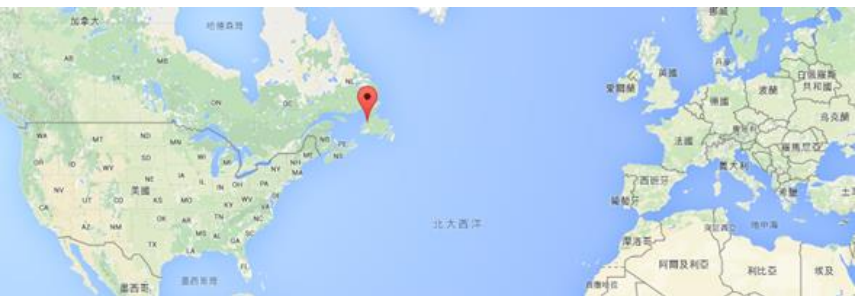
其實剛上大學時，就決定一定要藉著機會出去交換。在大二的暑假申請上學校的土耳其暑期文化交流計畫，並於土耳其遊蕩了一個月後，更堅定了這樣的決心。然而，交換計畫也是需要準備的，必須繳交交換學校的讀書計畫、自傳、履歷表等等繁瑣的申請手續，加上，若可以申請教育部學海揚獎學金，必須再繳交一份給予教育部（畢竟目的性不同，資料彼此間並不是都能通用）。其中，另一項重點仍然是語言能力，視國外學校規定，大致上為多益750分／托福90分以上。再來還有團體英語面試等等。這些種種讓大三的我除了課業打工社團之外，忙得不可開交，黑眼圈黑到脊椎骨。但總算讓我熬完這些手續，並順利申請上交換學校以及後補上教育部學海揚獎學金。感謝系上老師們的幫助，使我能夠順利的申請成功。

格蘭芬爾分校（Grenfell Campus）

我就讀的學校是位於紐芬蘭的格蘭芬爾分校（Grenfell Campus, MUN, Corner Brook, Newfoundland），除了在美洲的東非常北邊之外，她的時差少了台灣十個半小時（非夏日時間十一個半小時），剛得知這項資訊時很驚訝，出過國幾次，在不同地方轉機轉車幾次，還不曾遇過這種時差硬是要多出別人「半小時」的時區，所以我時常在跟家人朋友連繫時開玩笑說自己其實是在念霍格華茲，反正格蘭芬多跟格蘭芬爾翻譯上只差了一個字。

格蘭芬爾分校是紐芬蘭紀念大學其中一個分校，位於紐芬蘭的克納布魯克（Corner Brook, Newfoundland），而這個城市，是被許多交換學生稱為「荒城」的「小城市」，而在我的眼中，是因人而異。克納布魯克或格蘭芬爾都不是多繁華盛況的地方，相反的，她很安靜純樸，人情味濃厚。校園不大，學生人數大約兩千人左右，還有一個小小的學生酒吧（Backlot）。而在這一切的小小的地方裡，卻反而更能夠深刻地感受在這個城市以及這間學校的溫暖。

在一切轉機等機轉機抵累再轉機後，當地時間凌晨五點多，我終於抵達紐芬蘭的機場——Deer Lake Airport。那時候是八月底，台灣依舊是炎夏，但在下飛機的那一刻，手機上的溫度僅有攝氏11度。Deer Lake 是一個小小的機場，只有一個小小的行李盤。由於事先和學校申請好接機服務，我很快便看見舉著幾個國際學生名字的學校人員，由於飛機抵累兩個小時，她已經在機場守了徹夜。後來才明白，這名學校人員是 Shanda Williams，她是學生服務中心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ordinator，也就是說，她是負責國際學生的大小事務



Corner Brook, Newfoundland, Canada

活動的核心人物，我會說，在未來的這一年中，她就像我們的大家長。

在正式開學的前幾天我就已經抵達學校，第一天，先到的國際學生們便有了第一次一起的早餐，由 Shanda 起頭，開始介紹學校以及學校的國際學生組織（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ciety）。其後便由已經在學校的國際學生們帶領我們校園導覽以及去鎮上採買生活用品（學校離最近的超市大約是 20 分鐘路程，但每周兩天，學校會有接駁車至超市，對於沒有車的國際學生來說，助益相當大）。印象最深刻的，是當 Shanda 告訴我們，「國際學生組織是一個非常緊密的組織。」這一句話，驗證了我一年生活中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

除了國際學生之外，也和室友一起去參加了學校辦給大一新生的一系列 Orientation。當下的心情其實是：原來我是來當假大一。我厚臉皮的跟他們一樣穿著 Class of 2018 的衣服（意指在 2018 年畢業的班級）和他們一起玩記身邊的人名字的遊戲。發現他們的新生訓練和我們很不一樣，在互動式的活動下，他們不斷的提倡學生在這未來四年中，除了專業的訓練之外，她們非常注重對自己以及未來的想法。並且，他們似乎非常在意學生的人際狀況。

在這樣一系列的 Orientation 中，大部分的時間，你必須大量的去交談認識人，很不幸的我在社交方面的能力非常差，我不認為認識一個人是一件在一個場合中拿著飲料告訴他們你叫什麼名字然後成為人脈的事件。大多數的時間，我會在開場出現，然後溜走。幸運的是，克納布魯克是一個能夠讓你五分鐘到森林裡的地方，我時常拿著學校發的城市地圖，在 Corner Brook Stream trail 裡閒晃，或是同一個時間到同一個地點看落日。但即使如此，多少還是認識一些 Volunteer students 和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可以有除了你好我是誰之外更深層的對話，因此在小小的校園中，便開始有了一些連結。

國際學生組織（International Student Society）

國際學生組織，在學校來說，算是一個小有規模的組織，而「Society」對他們來說，就很像我們所述的「Club（社團）」。固定的成員有固定的開會，討論組織裡的活動，如何促成活動及如何和學校申請經費等等。國際學生組織中有一個 Speaker（發言人）和一個祕書。主要的核心人物仍是 Shanda 和負責交換學生事務的 Nicole Watson。每一周都會有許多讓國際學生聚在一起活動。固定的例如每周的 Coffee House。Shanda 會準備點心和咖啡，而我們則會在學校的 airport lounge 和同學們聊天，有時候組織有事情要宣布討論也會利用這個時間。還有 Discussion Group，每周都會有不同的活動，例如演講、聖誕節做聖誕襪、紐芬蘭紡織……等等。學期中最大的活動，也是學校最大的活動之一，國際周和國際之夜。



Grenfell Campus, MUN



Flag Parade



National Forest Park/ Snowshoeing

國際周的開始，會由各國同學舉著自己的國旗繞學校遊行，之後，會將國旗布置於學校大廳展示至國際周結束。可以看見我們的國旗在大廳中展示著，當下便充滿了笑意。國際之夜是一場盛大的活動，通常會有學校教職員約莫200人左右參加。各國同學除了煮自己的家鄉菜給大家品嚐之外，有些也會上台或報告或做傳統表演等等的介紹自己的國家，在 presentation 的結尾會有一場 fashion show，由各國有帶自己傳統服飾的同學上台走秀。其後，便是如火如荼的搶食物時間。第一學期，我們並不曉得，因此當我們分送完食物時，所剩食物已寥寥無幾。第二學期，本著我們已經參加過一學期的經驗，除了準備了充足的台灣佳餚，我們也分派人手下去替我們搶食物。

除了校內的許多活動之外，Shanda 也會定期舉辦戶外活動，例如：Woods Island Boat tour、Snowshoeing/ National Forest Park 以及 Skiing/ Snowboarding……等等，讓國際學生即便沒有車子或其他交通工具，也可以盡情享受紐芬蘭豐富的自然資源。



International Night Team Taiwan

交換生活

——第一學期——寒假

在交換的這兩個學期之中，第一個學期我是在學校的 IBP-G 的 ESL Program 之中，也就是學校的語言課程。不需要自己選課而課程已經訂好，除了英語的口說寫作閱讀討論課之外，會有一門課是和其他學生一起上課。在語言課程之中的同學大多是亞洲人，尤其韓國人居多。學校中的韓國人群聚性很強，無論是 ESL 還是交換計畫的韓國學生，他們通常會形成自己的一個族群。因為每天一起上下課，我們時常一起吃中餐，晚上沒事就互相串門子等等，因此也和韓國同學們有了很棒的情誼。相較於下學期自己選的大學課程，英語課程相對簡單輕鬆很多，早上九點上課，中午午休一小時，下午三點多便下課。課程內容也不算太難，其中我們最喜歡的便是由



學校學生申請工作成為 ESL Discussion Leaders，每周大約有三堂課，帶領我們討論不同的議題，方式為我們了解題目之後，在課前先列出三個問題以及預估三個問題之後可以接續的問題。固定性會有一天是讓我們自行選題目討論，時常都會有一些很有趣的主題出現考倒 Discussion Leaders 們，例如：主題——Love，問題 1：What is Love? 這個問題讓各個小組的人倒了一半，回答要不是 cliché 就是啼笑皆非。

International Student Christmas Dinner

也許是每天都在一起，下了課有時候會一起討論作業，時不時一起吃飯、喝點啤酒。我們這一屆 ESL 學生們感情據說特別好。到了學期尾端，有些同學僅是來一個學期的英語課程已經在收拾行李準備回家，而我也面臨了第一階段的告別。我們舉辦了兩次 ESL Farewell Party，額外花時間和大家相處。這樣不捨的情感其實是在我剛進入英語課程教室時，意料之外的。第一學期的最後幾天，記得每天都會有入要離開，我們會一大群人在宿舍外面，幫他們提行李上計程車，和他們道別。心裡面總是有那個感慨：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到這個人，更不用說是，像從前那樣的一起齊聚一堂喝酒聊天了。很多的離別，我們互相擁抱，我們都流了很多眼淚。

寒假 (Winter Break) 到了，相較於其他人去其他的城市遊玩，我選擇留在學校。時而幫忙國際組織處理新的學期新的國際生的相關事



宜，時而自己在森林裡閒晃，室友們也時常回來學校載我去買東西、去別的地方健行等等。聖誕節來臨，我和室友們一起布置了我們的

CHALET。我在室友家的熱情款待下，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白色聖誕節。拆了聖誕樹下無數室友家人給予我的禮物。和他們一起到教會聽聖歌點蠟燭。幫他們一起準備紐芬蘭式的聖誕大餐——Jiggs Dinner。其後的跨年、新年等等，除了和ESL的一些朋友們一起度過之外，我依舊是在室友家人的超迅速紐芬蘭式英語和一直需要和室友求救的歡笑溫馨下度過。

第二學期

新的一學期開始，負責交換學生事務的

Nicole 已經幫我們自選的課程都安排好並且讓各個老師審閱過。我一共選了四門課（學校也不建議再多選，室友及朋友們也差不多是這樣的課堂數）：社會運動、性別與社會、人類學、英語寫作（第二語言學生必修）。課表大概都是每天中午一個半小時的課，晚上二個半小時的課。學期初我深深的對自己的課表感到滿意，因為再也不用早上起床上課，不料這其實是崩潰的開始。

社學系的閱讀量想必大家心裡都有一



Class Project- Social Movement + Gender

是我一個星期要完成的數量。僅社會運動及性別與社會，一周大約就有約莫80頁的原文文獻要完成，除了完成之外，每個星期都必須繳交文獻回顧心得等等並且到課堂上討論。除此之外，同時社會運動有並行的三個小組大報告、性別與社會則是全課堂一起努力的報告計畫(Class Project)。因此我的生活從早起上課，變成了早起念書、中午上課、下午念書、晚上上課……等的無線循環。那時當在吃飯時間跟室友聊天時，總會跟他們開玩笑：「My life is nothing but Social Movement now.」因為只要我默默的走出房間煮咖啡或是發呆時，他們不用問就知道我在念社會運動。如果我會長鬍子的話，大概就可以用蓬頭垢面、滿臉鬍渣來形容我走出房間的落寞感。但是其實隨著時間的過去，什麼社會學觀察、理論的運用都不論，是真的可以感受到自己英語閱讀能力的增進，從盯著文獻反覆著同一句話，在底下空白處寫下「你還是



Jigg's Dinner

說中文吧」，到後面可以儘量準時的在時間內念完所有文獻然後在底線前交出作業。

32003——the Chalet

學校的學生宿舍有三種型式：New resident/Old resident/Chalet。而Chalet又被分為兩個區域：site1/site2，我們稱之為Party chalet (Green chalet) 以及Quiet chalet (Red chalet)。出國前人群恐懼症的我原本選擇單人房兩人共用衛浴的new resident，卻反而被分到了Green chalet, which is——Party

chalet。在室友搬來前，我都處於非常恐慌的狀態。但卻因如此，3203這個數字，成為了這一年裡最重要的一個數字，代表著這一年裡最重要的生活和最重要的一群人們。

我的三個「正式的」室友都來自本地，加拿大紐芬蘭。當大家問起我們，誰與誰是室友時，我們除了介紹我們三個之外，還會介紹我們額外的大概——20個室友。平時除了我們三個居住在這間宿舍之外，室友的朋友們也經常來宿舍中串門子。我們的宿舍不鎖門，每當我們聽到有人走上來時，總是會一起玩猜看看現在是誰的遊戲。但也不是想像中，一直在party，而是某幾個固定的好朋友，他們不住在這裡，但其實他們住在這裡。她們時常來一起念書、吃飯、烘焙、聊天、喝啤酒。

除了宿舍裡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大概還分成兩個部分——戶外和Backlot (學生酒吧)。每個星期四是Backlot 固定的Open Mic，也就是他們會有簡單的器材



和一把吉他(有時候會有爵士鼓)，任何人只要填單子都可以上去拿著吉他唱歌表演。很多時候，他們會表演傳統的紐芬蘭音樂，是一種愛爾蘭式歌頌海洋的歌曲。在台灣，我很少去所謂的夜店或酒吧，但我想我是深深的愛上這個小小的地方了。相較之下，因為在這一切都小小的校園裡，也因為室友的關係，在酒吧裡面的人大多數就算不曾聊過天也曾經見過面，連酒保都是，不是室友就是朋友。一點黃湯下肚，大家暢言無阻。台上表演著紐芬蘭音樂時，台下的人們會隨著音樂起舞，不是搖頭晃腦起舞，而是一種，看似紐芬蘭式的快樂的起舞。每每身在其中，我總是靜坐一旁讚嘆，在Backlot的人總是非常快樂。很多時候，學校或學生會舉辦的活動也會在這裡舉行：pride week、面具舞會、國際之夜的after party等等。我們也是這些日子的固定成員，所以我們時常開



玩笑說：We actually live here in Backlot。

另一部份的生活，我們活在森林裡。暴風雪放假——我們在森林裡；周末沒事做——我們在森林裡。每個星期五或星期六，由「室友們」裡其中幾個草辦的活動——Camp fire，是我們幾乎每周會固定參加的活動。無論颶風下雪，只要情況適宜，我們便會到森林裡一個他們尋闢好的地方升火聊天。前往秘密地點的路，離宿舍大約要健行15-20分鐘，秋天時是Z字型的下坡，冬天開始下雪後，蓋去Z字型的下坡路，展而變成直線向下的滑雪坡。我們通常會一路滑到底，途中要注意別撞上岔出的樹幹。來營火的人們每次不一定多少，但幾乎都會有我們，大家會在營火旁邊或聊天或唱歌或玩耍，或爬到很高很陡的地方嘗試滑下（或者我們稱這種行為為——嘗試自殺）。下午或傍晚朋友們會先準備好木柴等事物，大約晚上九點，我們會開始整裝，全副武裝的進入零下20度的深夜，直到凌晨。

當大家比較空閒時，室友會籌辦比較長的旅程，例如：背上裝備，雪鞋12公里至格恩莫斯國家公園中的小木屋裡住一個晚上，隔天同路回到現實世界。這樣的旅程我們一起走了三次，每一次一起的同伴都不一樣，但我們依舊是固定成員。最後一次，剛好適逢復活節，基於之前聊天，朋友知道我在台灣並沒有過復活節的習慣，前一天備材時，她們便鬼鬼祟祟。復活節的清晨，小木屋滿是糖果巧克力（我的床沿還有一整盒的軟糖鴨）。我們一群人在整個小木屋開始尋找復活兔藏好的復活彩蛋。

在這一年之中，我們一群人建立了一種很深刻的情誼。啤酒、森林是我們一起共度的快樂時光，除此之外，在彼此需要幫助的時刻，我們毫不吝嗇的協助彼此；在彼此需要陪伴的時刻，我們陪在彼此身旁。短短的一年，從一開始我看著大家好像把自己全家都搬進宿舍，到經歷我們朋友的過世，到任何時刻，奇蹟式的我們都一起度過了。回顧我們一起度過的這一年，我們都帶著不捨——滿意的笑了。



Intimate Funk/ Easter Holiday



Camp Fire "HBD Michae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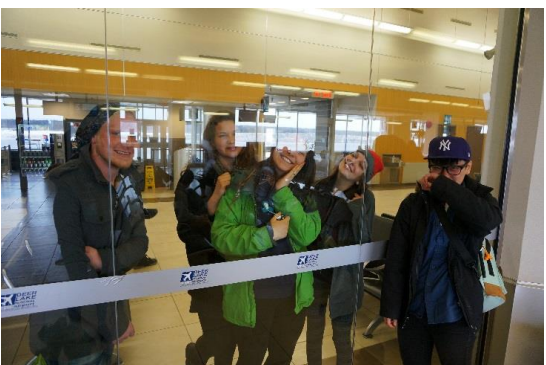
Last but not least.

最後幾天，日子開始倒數，我堅持著每一天都要寫日記，把最後這幾天的心情都記錄下來。我發現我在焦慮，晚上看著我的一整面相片牆（我將過去一年的照片一次次沖洗出來後，貼在牆上），不怎麼能入睡。

最後的這一段時光過的很匆忙，我完成了期末兩份報告、一份期末考，以及一次體驗大家並列坐在體育館裡考試的期末考試後，似乎就這麼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涯。結束的那一天，「室友們」剛好又都在我們家，以一個啤酒的夜晚度過了畢業的慶祝。要離開的前幾天晚上，我們一起聚在我房間看那一整面的相片，回憶這一年來我們都做了些什麼事，那些日子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互相提醒不能現在哭。日子依舊忙於和身邊的朋友們道別和每一個「最後」之中——最後一次國際學生的 coffee house、由 Shanda 舉辦的最後一次國際學生的聚會、Backlot 最後一次 open-mic\yearly appreciation（然後因為酒沒賣完，又有一次年終大清倉，反正我們也樂得參加）……。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時間的流逝，也很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情緒受到多麼大的影響，對於即將離開這個地方、好不容易熟悉的一切，還有那些令我不捨的人們。最後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起了個大早，開始準備食材——他們希望在我回去之前，可以有一次正式的台灣料理。她們和我一起包包水餃，桿麵糰，其中一個朋友做了一個蛋糕，大家裝作是我生日的要我許願吹蠟燭——「我希望在我眼前的這一群人，可以很快的在這樣齊聚在一起，有說有笑，就好像現在一樣。」

4/18，我訂了飛機前往魁北克，即將展開獨自兩個月的背包旅行一路至南美洲。倉促的一天開始於我們還沒清理完的宿舍，還有我尚未寄出的大件行李。一陣忙亂之後，時間終於來到那一刻，朋友說著：「我想你真的該進去了。」的那一刻，突然想起「這似乎是我們短期內最後一次見面了。」瞬間淚如雨下，停不下來的啜泣。電話響了，室友的母親打來（在她們家度過聖誕節的那位母親），希望我之後自己的旅行要好好照顧自己，很高興可以認識我。我依舊一邊哭，一邊只能說著謝謝。

我想在這裡的不到一年，我是幸運的，我一直都是。很多人，形容這裡是一座荒島，沒有辦法習慣這裡的生活，然而我在思考的是——在旅行或異地的路上，什麼樣的人事物或景色，能夠讓我們產生歸屬感，讓我們擁有認同感，進而將自己視作在這裡的一份子，將這裡視為第二個家。I consider myself, A Newfie.



備註：

後面兩個月的獨自旅行，會盡快整理出文字們。但是照片已經大致整理完整在

Flickr 上： W.J. Lu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3276503@N04/albums>。